



诗歌创新靠“草根”（第十讲）

左思《咏史》八首和《娇女诗》（下）

■邹文生

【赏析】

左思有两个女儿，长女名芳，字惠芳，次女名媛，字纨素。《娇女诗》中，诗人以一种半嗔半喜的口气，描述了女孩子们的种种情感，形象地勾画出她们娇憨活泼的性格，字里行间闪烁着慈父忍俊不禁的笑意，流露出家庭生活中所特有的情趣。

这首《娇女诗》可分为三大段。

第一大段：从“吾家有娇女”至“诵习矜所获”十六句，集中描写小女儿纨素的“娇”。

先写她的“娇”容：皮肤“白皙”，口齿“清历”，宽广的额头上披着柔软的黑发，轮廓精巧的耳朵像一对美玉，一位眉目秀气的“娇女”宛然在目。接着写纨素的“娇”态：“明朝弄梳台，黛眉类扫迹。浓朱衍丹唇，黄吻润漫赤”。大早晨，纨素学着大人的样子画眉，把眉毛画得又粗又黑，像是扫帚扫地留下的痕迹；又学着用胭脂点抹口唇，弄得满嘴通红，连两边的口角也红得一塌糊涂。清秀美丽的脸蛋完全变了样子，上面是两道粗黑的眉毛，下面是一张鲜红的小嘴，她还会冲着你挺神气地笑哩，似乎在说：“你瞧，我多美！”再往下写纨素的“娇”情：作者分别从说话和写字读书的情形来写纨素的娇憨性情。“娇语若连琐，忿速乃明划”，“连琐”犹连环，指纨素说话如贯珠，清脆动听；“明划”，当时的口语，与后代说的“泼辣”意思差不多，这两句话说纨素发脾气时说话又急又快。试想一下，小女孩依偎于膝下，时而兴高采烈地说着自得之事，时而气恼地诉说心中的委屈，娇语婉转，怎不令人解颐！“握笔利彤管，篆刻未期益”，写纨素对写字的态度。“彤管”，即红漆竹管，指上品好笔。“篆刻”，指小孩子学写字。这会儿纨素煞有介事地坐在案前握笔写字，多认真，多文静啊！深知小女儿性情的父亲

却说：她不过是喜爱那只漆得红亮的好笔，觉得拿着好玩，并不是对写字有什么爱好。“执书爱绨素，诵习矜所获”，写纨素对读书的态度。“绨素”，指帛书，当时造纸术虽已发明，但还有不少书是写在帛上的。你看，小小年纪的纨素居然爱书，把玩不止。做父亲的却在一旁揭穿原委：她不过是喜爱绨素的雪白漂亮。更有意思的是下面“诵习矜所获”这句，意思是说：纨素背得几句书，认得几个字，便洋洋自得起来，自以为无所不通了。这“诵习矜所获”句极其传神地写出了“初生牛犊”可笑可爱的“虎气”。

第二大段从“其姊字惠芳”至“明义为隐颐”十六句，集中写大女儿惠芳的“娇”。

同样是“娇”，但惠芳年龄稍长，因此“娇”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。诗人牢牢捉住渐知人事的女孩儿特有的爱美心理来描写。惠芳已开始懂得如何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了，因此她不像妹妹那样“黛眉类扫迹”，而是淡扫轻描；她也不像妹妹那样“明朝弄梳台”，纯粹把画眉当成一件好玩的事，而是非常留意如何把黛眉画得更称心如意。所以，她喜欢手执铜镜，斜倚楼边，借着明亮的光线把镜中人照得更清楚。你看，她在对着镜子左顾右看，简直入了神，全然忘记了母亲要她学纺绩的事情！“轻妆喜楼边，临镜忘纺绩”两句，生动地描写了惠芳顾影自爱的娇媚情态。接下来的四句继续写惠芳“临镜”打扮的情形。“举觯拟京兆”，“举觯”在这里是操笔的意思。“京兆”指汉代京兆尹张敞为妻子画眉的故事。这两句说，惠芳拿起眉笔给自己画眉时，那股认真劲儿简直可以和张敞给他夫人画眉相比。这是做父亲的左思打趣女儿的话。“立的成复易”：“的”，是指女子用朱丹点面的一种装饰，其修饰效用与“美人痣”类似。这

种“的”要求点得圆，大小适宜，这对小女孩来说是很不容易的，所以惠芳只好点成又抹掉，抹了又再点，直至满意为止。“玩弄眉颊间，刷兼机杼役”二句，是父亲对惠芳如此热心于“画眉点的”的所发表的议论。意思是说：惠芳对镜学化妆忙个不停，比学织布还要紧张。“玩弄”一词用得很妙，令人想见惠芳描了又抹、抹了又描的忙乱情形。接下来的四句，写惠芳学舞蹈和学调弦弹琴的情形。“从容好赵舞，延袖像飞翮”，古代赵国以舞蹈著名，诗中说：惠芳学舞蹈，姿态从容，展开的袖子上下飞舞，就像飞鸟的翅膀。“上下弦柱际，文史辄卷襞”，“上下弦”，就是调弦。这两句说：惠芳置琴于书案上调琴，由于琴身太长，只得把桌上的书籍挤叠在一边。最后四句写惠芳观画：“顾眄屏风画，如见已指摘。图画日尘暗，明义为隐颐”。屏风画由于日久尘暗，已辨认不清了，人物形象也模模糊糊，但惠芳粗粗一看就煞有介事地指指点点批评起来了。“顾眄”、“如见”二词，很生动地写出了小孩子自以为是的心理。这几句与纨素的“矜所获”一样，都是写小女儿的“无知妄说”。二者的区别是：次女纨素的“矜”主要是表现在神气上，长女惠芳却俨然有了个人见解，竟敢大发议论了。

第三大段：从“驰骛翔园林”至“掩泪俱向壁”二十四句，合写大小两个娇女。

两个娇女一年四季都在尽情地玩耍。春夏之际，她们“驰骛翔园林”，在花园里活泼地奔走，任意攀折花木，半生不熟的果实也被摘下来，抛来抛去掷着玩。风雨也破坏不了她们玩耍的兴致，反倒给她们增添了一个新节目：“贪华风雨中，倏忽数百适”，为了贪折花枝，不管泥里水里，一眨眼工夫就往返几百趟。到了冬天呢，她们便在雪地里游戏，由于担心鞋陷到深雪里，还特地用一道带子把鞋绑得结结实实。不过她姐妹二人也有安静的时候。你看，这会儿她们对料理食品又产生爱好了，“并心注肴馔，端坐理盘桓”，正聚精会神地帮忙哩！可你叫她们读书写字吧，却一刻工夫也坐不住：“翰墨戢闲案，相与数离逖”，她俩把笔墨往桌上一扔，相约着跑得远远的。干什么去了？“动为垆钲屈，屣履任之适”。“垆钲”代指卖小食品的人为招徕顾客而敲击的乐器，原来，她们听闻门外传来敲钲之声，哪里还坐得住呢！连鞋都顾不上穿好，拖着就往外跑。这一细节真的写活了小孩子好动好奇的性情！看完热闹后，她们俩又“帮”着大人干活了：“止为荼菽剧，吹嘘对鼎餗”。她们双手按地，半趴在地上对着正在烹茶的鼎餗吹火，干得还挺卖劲呀！可是活儿没干多少，她们的这身衣服全都被糟蹋了：“脂膩漫白袖，烟熏染阿锡。衣被皆重地，难与沉水碧”。油污烟熏，衣服变得五颜六色，连底色都看不出来了，浸在净水里也难以洗净，怎不让大人心气恼呢？“任其孺子意，羞受长者责”两句，总结性地写出二女撒娇的原因。她们总是这样任性而行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大人连个“不”字都不能说。而回听说要用棍子狠狠地打，不禁大感委屈，还没有挨打，两姊妹便先自抹开了眼泪。她们的自尊心还很强，怕别人看见，就用手捂着脸，背过脸儿对着墙壁站着，但就不肯向父母讨饶。“瞥闻当与杖，掩泪俱向壁”两句，这个结尾很是风趣，既写出了姐妹俩十足的娇气，又让人看到那位一贯“任其孺子意”的慈父左思。此时的他板起面孔，故作严厉的神态。读到这里，人们不禁要对娇女此刻的“悲”和慈父此刻的“狠”，报以会意的微笑。《娇女诗》全诗就在这种诙谐、幽默的气氛中结束。

从艺术上看，《娇女诗》最明显的特色在于它通过日常生活细节的叙述描写，生动地塑造了两个“娇女”的形象。

作者左思并没有直接说她们如何“娇”，而是集中描写她们种种情致的调皮，通过她们的一举一动、一颦一笑、一动一静等，来表现她们的娇憨性格，“字字是娇女，尽情尽理尽态”。（语出明代人钟惺、谭元春辑录《古诗归》）《娇女诗》中所写的学妆、握笔、执书、纺绩、图画、理盘桓、吹茶鼎等事，都是大人的正经事，可是女孩们偏偏样样都要学着干，这些正经事务一旦到她们手里，就成了大有玩头的游戏。诗人左思正是巧妙地把这些正经事务穿插在她们的日常活动中，借此写出她们的天真稚气和任性胡闹。

从结构上看，这首《娇女诗》先分写，后合写，如此构篇，不仅章法井然，而且造成诗势的自然活动。分写之时，娓娓说来，语调舒缓，宛如两条清澈的小溪，不时出现欢快的涟漪。第三段是合写，“驰骛翔”、“骤抵掷”、“倏忽数百适”、“务蹑霜雪戏”等等，她们俩活泼的身影飞来飞去，叙述的语调也随之变得紧促起来，节奏加快了，如同那两条小溪汇在一起，推波助澜，掀起了一朵又一朵调皮的浪花。诗人左思先分写她俩各自的“小”调皮，然后写她们一起攀折花枝、生摘果实、门外观景等，这些调皮诸事一件比一件惹大人气恼，最后才是“脂膩漫白袖，烟熏染阿锡”，终于到了“当与杖”的地步。“吹嘘对鼎餗”这件事就像溪流中跳出的最大一朵浪花，全诗就在这戏剧性的描写中戛然结束。通篇诗势由低转高，而在最高点“定格”，自然流畅，毫无丝毫牵强之处。

从语言上看，《娇女诗》语言质朴，诗人有时还故意用些俚语来增强诗歌的诙谐气氛。不过，左思在留意语言通俗性的同时，更留意语言的正确性和形象性。例如，“明朝弄梳台”的“弄”字，令人想象出小女孩把玩脂粉的形态。又如，诗人不说“点的”，却说“立的”，使人想到用尖尖的笔端在脸上点的时，动作之轻之快。还有“驰骛翔园林”的“翔”字，“并心注肴馔”的“注”字，前者写活泼轻快之态，后者写聚精会神之态，都十分传神。

左思是一位深爱儿女的慈父，因此在这首诗中他用一种又喜又恼的语调数落娇女的种种“劣迹”。他说：这两个孩子多娇横，多调皮，多让人心烦啊！诗人明里是责备她们不省事，骨子里是炫耀她们的伶俐活泼。孩子们种种调皮的举动，在慈父左思的眼里都是一幅幅可爱的画、一支支动听的歌。即使在她们“娇”到“至高无上”而“当与杖”时，诗人也禁不住流出一段珍惜之情。大家都知道，寓褒于贬，是疼爱儿女的父母们常用的一种形式，古今皆然啊！

“无情未必真豪杰，怜子如何不丈夫？知否兴风狂啸者，回眸时看小於菟”。（鲁迅《答客诮》）

这首《答客诮》诗作于1931年冬。诗中的“於菟”，即老虎。“小於菟”指的是鲁迅先生的爱子海婴。诗的大意是：冷酷无情的人未必就是真正的豪杰志士，有怜爱之心的人未必就没有大丈夫的气概。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如果没有人性中最温柔的一面，即亲情、爱情和友情等，那就是人格不健全的人！

“往事越千年”，尽管千百年的时光已经流逝，但人们至今仍然会被左思《娇女诗》中那一幅幅慈父娇女融洽相依的动人情景所深深感动，这就是艺术的魅力！

